

迪特称柏林电影节优势在文艺：

华语片水平不稳定

第 62 届柏林电影节柏林时间 18 日晚落幕。华语片《白鹿原》摘得摄影银熊奖。要去做一个对本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综述,最好的办法是请电影节主席迪特来总结。在百忙当中,迪特在电影节收官之时再次接受记者专访,针对自己连任后电影节的继续发展以及对华语片的寄望,向记者敞开心扉,他认为华语文艺片仍缺乏稳定性,并期待张艺谋能带新作品来参赛。

记者：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柏林电影节如何与戛纳和威尼斯竞争？此外，柏林当地的媒体会用各种方式去讨论电影，批评也罢，鼓励也罢，观众都会饱含热情地去参与。相比起风靡全球的商业大片，我们的观众更加喜欢带有文艺气质的电影。这些就是我们的优势，而保持这个优势就是我们要做的。

迪特：我们的电影节是为观众服务的，每年在电影节期间，我们的参展，参赛片的门票会卖出去 30 万张，德国的观众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如此之高，这是令其他电影节所无法比拟的。

记者：您觉得本届电影节上有哪些让您眼前一亮的电影？

迪特：很多呀！比如安吉丽娜·朱莉首执导筒的《血与蜜之地》，王全安的《白鹿原》等，这些影片都选择在了柏林首映，首映后都激起了柏林观众强烈的反响，这都从

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电影节的影响力。

记者：最近两年，很多中国的大片都未能参与到柏林电影节参赛，比如张艺谋和徐克的新片，有评论说，中国大导演的影片距离柏林越来越远，您对此如何看待？

迪特：在举办时间上，我们和戛纳、威尼斯相比确实有劣势。因为我们的举办时间是在寒冷的二月份，而选片工作只能截止到头年的年底。中国有很多大片选择在贺岁档上映，因此，很多作品失去了参选条件。我和张艺谋是老朋友，我非常希望他的下一部作品能来柏林参赛。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近年来的发展？您觉得过度商业化是否在吞没中国的艺术电影？

迪特：我必须承认中国电影的商业化正在飞速发展，而柏林电影节很早便在关注中国电影，并对中

柏林电影节成新锐主场

《白鹿原》折射国产片硬伤

本报综合消息 伴随着第 62 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大换血”的争议不断，是媒体和观众对这届电影节“陌生感”的不安,然到了最终关头，重要奖项几乎全被欧洲电影界瓜分，我们才发现：英法传统电影大户外的欧洲内陆新锐才是最大的赢家，它在悄无声息中，既做到了抵抗好莱坞的媚俗，又树立起不同于英法同盟日益娱乐化的做派，最后，还顺道拉拢和提拔了新人。

姜还是老的辣，塔维安尼兄弟用金熊奖又一次证明了这句话，《凯撒必须死》依旧贯彻了兄弟俩自出道时就一直坚持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是这次表现手法不同于以往他们在曾斩获棕榈大奖《吾父吾主》的新写实主义，也不同于《圣洛伦索之夜》的奇幻风格，而是用戏剧手法和电影语言重新组合和分解的一次实验之作，纪录片式风格 and 黑白影像的凝重极好地贯彻了主题，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其艺术上的先锋性和政治上反独裁的考量为这部片子最终擒获金熊提供了双重保障，也让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有力反驳了“忽视艺术探索”的诟病。

这对已经年逾八十的兄弟搭档和戛纳常客达内兄弟一样，依旧迷恋艺术上的无限可能性，也为柏林电影节在维持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同时努力进行艺术创新上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德国本土一直强力扶持的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捧得最佳导演奖实至名归，他的这部获奖之作《芭芭拉》被视为他本人从影以来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关注东西德文化

和民族融合的系列影片中最打动观众的一部，其紧绷的影片节奏和幽默温馨的生活气息一扫大部分本届参赛片的沉闷，成为了普通观众在竞赛单元中最为待见的一部电影。而主演尼娜·霍斯这是和导演第四次合作了，早在 2007 年，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就凭《耶拉》让尼娜·霍斯坐上了影后的宝座，如果这次不是为了让奖项平摊，尽量抚慰和嘉奖新人，把影后桂冠颁给了《反抗》里的新人瑞秋·玛瓦赞，尼娜·霍斯几乎又一次凭着精湛的演技登顶，虽败犹荣。

当本届柏林电影节开始揭晓入围名单时，让人错觉到历史和复古题材的浪潮汹涌袭来，足足有七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入选，但雨点大雷声小，除《皇家风流史》收获两个重要奖项，《白鹿原》好歹捞了个艺术贡献奖，其他的历史题材影片则大多如牛入泥淖，就此销声匿迹，柏林再一次用奖项肯定告诉了世人：柏林依旧还是那个柏林，坚硬的现实关怀还是它最钟爱的创作方向。

借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的台前幕后和监狱环境的刻画，讽喻现实的《凯撒必须死》相较东西德对立时期背景下只作为一种回顾的《芭芭拉》更对柏林电影节的胃口。以迈克·李为首的评审团在《凯撒必须死》拿到金熊奖之后，还特意寄语未能到柏林参加电影节的一众主演，向他们致敬，这是一群死刑犯离开人世前能获得的一丝温暖，也源于柏林电影节最本质的坚持：人性关怀和唤醒良知。

评审团们用最无声的方式抗议着不人道的死刑，这是本届柏林电

国电影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张艺谋、王全安都获得过金熊奖，而我们则希望看到中国出现更多的艺术电影来柏林参赛，更希望这些艺术片在中国国内受到关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柏林电影节的大门将永远向中国电影开放，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导演带着他们的文艺作品来到这里，柏林将是他们展现自我的舞台。

(小刚)

迪特对中国电影寄予厚望

中国电影需要更大的扶持和包容

本报综合消息 乍看之下，艺术贡献奖（摄影奖）颁给了《白鹿原》，仿佛是对华人电影的又一次肯定，其实掌镜的还是一个德国人，所以这个奖项也仅仅是一个安慰性质，安慰王全安被迫在艺术上的妥协。

王全安导演这次折戟柏林的可能性分析有三方面：一是来自于中国现阶段扶持电影业的短视，民族史诗题材的《白鹿原》因为横跨大半个世纪，牵涉到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分裂而变得分外敏感，加上一向被审查部门视为洪水猛兽的情色因素，造成《白鹿原》为了过审而不得不虎头蛇尾，阉割了大量重要起着承上启下的段落，且在结尾含糊不清，本来就复杂跌宕的剧情被这么一搅合，造成了对中国近代史根本就不知情的外国观众和媒体大呼看不懂，那么一部国外观众都看不懂的电影如何打动观众呢？《白鹿原》失利则就毫不奇怪了。审查部门该多份意见，送出国门的作品不删节最好，本来可以拿大奖、做为里程碑的艺术作品就应该鼓励和扶持。就在《白鹿原》失落金熊的 2 月 19 日，中美已经就“允许更多的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提高美国片方分账比例”达成协议，这将内容审查的尺度放宽更迫切地放在日程上，不然就等同于国内的电影公司绑着一只手和好莱坞对抗。

另外一个是由于商业上的妥协，一本篇幅浩瀚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如何删减，肯定还是很长，所以《战争与和平》拍成了 500 分钟，《魔戒》也分为了三部曲，《哈利波特》最后一部只能分为上下两部上映，但在现阶段的中国院线，对于国产片分为几部上映，投资方必定觉得冒着极大的风险，是以在剧本创作和拍摄阶段也就“步步惊心”，为了拍这个戏，王全安不得不修改

了五次剧本，从 2005 年筹备到 2010 年才能落实到实处，资金一直都是大问题，加上和西影集团在创作理念上的分歧，合作一直反反复复，才有今天的《白鹿原》问世，这么多困难因素让《白鹿原》从最初的 300 分钟剪到送柏林参赛的近 200 分钟，但依旧超越了很多观众的忍耐度，王全安和他身后的制片公司也因巨大的商业盈利压力怯于尝试，这又是一个造成观影愉悦的不利因素。

最后一个落败金熊的原因只能归咎王全安本身对电影的掌控了。不能否认，王全安在忠于原著和挖掘关中平原风情以及对演员的调教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不然张雨绮也不会被外媒盛赞为竞争影后的热门了，但最大的关键是电影的叙事艺术没有得到有力体现，出场人物繁多而没能完全让观众形成有效的视角去理解故事应该也是本片落选的大原因，这充分说明了现阶段的“第六代导演”在大题材叙事为主的电影方面掌控力不够得心应手，艺术手法尚需提高的现实，拍“诗意电影”和“作者电影”可以，但拍史诗题材和商业题材却受编剧思路、拍摄技术和特效技术等众多掣肘，这也跟中国现阶段商业片制作的大环境有关，亟缺本土高端人才，没有形成有效的工业体系，大家都还在借重国外制作团队经验。

综合来看，本届柏林电影节是欧洲内陆电影新势力崛起的一声号角，柏林用电影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又别于世界其他电影势力的存在，这些电影和电影人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土壤，用欧洲大陆秉承希腊文明传承下来的哲思精神呈现更多的艺术个性和更多元的文化表达，同时给世界留下更多的关怀和反思。

(新浪)



《白鹿原》剧照

王全安：修改已超出承受范围

本报综合消息 入围第 62 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白鹿原》最终只获得了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电影在柏林放映时删剪到不到三小时，更是在结局处戛然而止。

因为审查而删掉了结局，作为导演王全安面对突兀的处理也表现得无可奈何，“如果单纯的从一个导演面对一个作品上讲，我觉得这种修改早已经超出了我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以我个人的性子的话柏林都不一定来了。但是我们的制片人比较困难，因为他虽然想拍一个有文化抱负的电影，但是毕竟是一个经济行为，他的压力比较大”。

观众对于《白鹿原》的另一个疑惑则是张雨绮扮演的田小娥戏份之重。既是导演又是张雨绮的丈夫，王全安丝毫不掩饰对于这个角色的偏爱，“我觉得田小娥是比较有色彩的，她也很吸引人，大家喜欢《白鹿原》也是有这样的人物在里头，这也是它真有生命力的东西。”至于《白鹿原》最终能否在内地上映，目前王全安也一无所知。

执导过多部长片，却鲜少在内地上映，王全安其实也已习以为常，他觉得“它在国内的院线不能上映，它在国外的院线可以上映，它也是一种传播，也是一种经济循环”。

(王易)

(新浪)